

乔姆斯基评传

(英) 约翰·莱昂斯 著 陆锦林 李谷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姆斯基评传

[英] 约翰·莱昂斯著

陆锦林 李谷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 姆 斯 基 评 传

〔英〕 约翰·莱昂斯著

陆锦林 李谷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3/8 印张 78 千字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本

统一书号：9135·002 定价：0.26 元

写在前面

约翰·莱昂斯的《乔姆斯基评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乔姆斯基第一、二阶段的生成语法理论，是一本学习和研究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较好的入门书，对我国语言工作者、语法工作者、高等院校语言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语言学术语的翻译，主要参考刘涌泉、赵世开编的《英汉语言学词汇》。遇有不同之处或试译的术语，一般均注明原文，便于读者对照。译稿承蒙赵世开同志校阅，在此我们深表感激。至于尚存的缺点和错误，应由我们负责。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朱治中同志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并对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北京语言学院的方立同志的协助，特致谢意。

参加本书初稿翻译的还有杨子津、黄震、沈利和童吉美等同志。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乔姆斯基简介	(1)
前言	(3)
一、引言	(4)
二、现代语言学：目的和态度	(10)
三、“布龙菲尔德学派”	(20)
四、语言理论的目标	(28)
五、生成语法：一个简单的模式	(38)
六、短语结构语法	(46)
七、转换语法	(55)
八、生成语法的心理含义	(71)
九、语言和心理的哲学	(83)
十、结论	(94)
文献目录	(100)

乔姆斯基简介

阿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于1928年12月7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拉德菲亚市。早年就读于费拉德菲亚市橡树巷地区日校和中心中学，后来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攻读语言学、数学和哲学。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而，这一学位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他于1951年至1955年间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学会初级研究员时进行的。从1955年起，他在麻州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主持该校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的弗兰里·P·华德讲座。他已结婚，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乔姆斯基的著作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赞赏。芝加哥大学、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和伦敦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曾应邀到许多国家作学术讲演。1967年，他在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贝克门讲座；1969年，他在牛津大学主持约翰·劳克讲座；同年，又在伦敦大学主持谢尔门纪念讲座。

乔姆斯基首先在语言学上赢得声誉。他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希伯莱语言学者。乔姆斯基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原则。乔姆斯基本人为获得硕士学位所从事的早期语言研究中，就有一些是论述现代希伯莱口语的。但是，他的成名之作，即建立了生成语法体系的著作，却渊源于他对现代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的兴趣，而且只是后来才被应用于自然语言的描写。对于乔姆斯基的学业发展起了相当影响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泽利格·哈里斯。乔姆斯基自述道，

他对哈里斯政治观点的同情，促使他在大学攻读语言学。因此，政治把乔姆斯基带进语言学的研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乔姆斯基童年时代就对政治感兴趣。他的观点是在他称做“纽约激进犹太人社区”里形成的，因而总是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从1965年起，他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抨击者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最近发表的美国外交政策评论集《美国势力和新权贵们》“献给拒绝在罪恶战争中服役的勇敢的青年们”，是迄今为止发表的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最猛烈的抨击之一。

前 言

诺姆·乔姆斯基审阅并评论了本书的手稿，我谨在此致谢。本书事先经乔姆斯基审阅（并在好多地方作了更正），这一事实促使我相信，本书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观点和语言哲学作了颇为公正而可靠的描述。当然，乔姆斯基在若干地方，尤其在最后一章中，不完全同意我要讲的话。不过，这些意见分歧之处，可以从本书正文或者对正文所作的附注中看得十分清楚。

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给读者提供足够的历史和技术背景的知识，以便读者进而研读乔姆斯基的原著。我知道，本书的某些章节相当艰深。但我认为，不谈一下乔姆斯基所建立的描写语言的形式体系的某些细节，就不可能读懂他的一些甚至不太专门的著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在许多不同学科里所产生的影响。

承蒙J·C·马歇尔和P·H·马修也给我审阅了本书的手稿；我根据他们的评论，写最后一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对于他们的帮助，我深表谢忱。无庸赘言，本书中存在的任何错误或者缺点，应由笔者个人负责。

约翰·莱昂斯

一 引 言

乔姆斯基的地位不仅在当代的语言学中是独特的，而且在整个语言学历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他在1957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而且相对说来技术性不太强，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进行了革命；他现年四十二岁，就以无与伦比的权威谈论语法理论的各个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语言学家，或者即使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乔姆斯基大约十三年前在《句法结构》中提出的转换语法理论。他们并没有都接受这种理论。世界上现有可辨认的不同语言学“学派”跟“乔姆斯基革命”之前相比，其数量至少一样多。而“转换”学派，或者说“乔姆斯基”学派，不只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不管是对是错，无疑是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凡是希望跟上语言学当前发展的语言学家，都不能无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当代其他各个语言学“学派”，往往都对照乔姆斯基在特定问题上的观点来阐明其立场。

然而，乔姆斯基成为“当代思想大师”，主要不是由于他在语言学家中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理论语言学毕竟是一门相当深奥的学科，这门学科不久前还很少有人听到过，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如果理论语言学由于其自身的价值和它对其他学科能作出的贡献现在已经广泛地被承认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乔姆斯基。据说，一千多名大学师生听了乔姆斯基于1969年春季在牛津大学所

作的关于语言和心灵的哲学的讲座。这些听讲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先前接触过语言学，但是，据推测他们都相信，或者意欲相信，动点脑筋去弄懂乔姆斯基的有时技术性很强的论辩是值得的；而且，英国报刊广泛地报导了他的讲学。

对乔姆斯基的著作尚不熟悉的读者，此刻完全可能想要知道：在象转换语法这样专门的研究领域，与诸如心理学和哲学这些更为人所熟知而且显然很重要的学科之间，究竟会有什么联系？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后面几章中要详细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先作较为一般的回答，也许不无益处。

人们常说，人类与其他种类动物的明显区别，不在于标准的动物学标签“智人”所表明的那种思维官能或者智力，而在于人类的语言能力。确实，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思维，就其本来意义说，除了“体现”在言语或者文字之中以外，是否还可以体会得到。不管除此之外是否可以思议，语言在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显然极其重要，而且如果没有语言，几乎最起码的交际都不可能进行。假定语言果真如我们所知为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那么我们会很自然地要问：语言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本质可作出什么贡献？

但是什么是语言呢？这是一个甚至很少有人想到要问的问题。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指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在日常交谈中，我们对“语言”这个词的使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对所用的其他词作出相同的或者很相似的解释一样，我们对“语言”这词也作出相同的或者很相似的解释。然而，在对于语言是什么这种不加

思索的、实际的认识与那种更深刻或者说更系统的我们要称之为“科学的”理解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我们在以下各章中将看到，理论语言学的目标就是对“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而且，这样也就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讨论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时提供可以利用的证据。

我们将看到，乔姆斯基建立转换语法体系是为了对语言的某些最显著的特征作出数学般精确的描写。在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儿童的能力：儿童必须从他们的父母以及周围人的话语中得出他们本族语的结构规律——语法规则，并且进而应用这些规则造出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话语。乔姆斯基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论述道，决定英语、土耳其语或者汉语等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则形式的一般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人类一切语言所共有。而且，他声称，作为语言结构基础的原则如此特殊而又高度相通，以致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则看作是由生物结构所决定；也就是说，看作是我们称为“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而且如果转换语法真的如乔姆斯基所述是迄今建立的系统地描写和解释人类语言结构的最好理论，那么，很明显，对任何希望阐述人类语言能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说，了解转换语法至关重要。

这样，乔姆斯基的著作对语言学以外的学科的意义，主要来自语言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公认的重要作用，和来自据说存在于语言结构与心理的固有属性或者内在活动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但是，语言并不是人类所从事的唯一的复杂“行为”；不过，至少有这么一个可能：其他典型的人类活动形式（也许包括我们称为“艺术创作”的某些方面）也可

能被证明能在类似转换语法或者甚至根据转换语法专门建立的数学体系的框架内加以描写。目前有许多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相信这种可能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之形式化可以作为一种楷模和标准。

从以上几段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不同的学科现在都感受到了乔姆斯基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受“乔姆斯基革命”影响最深的仍是语言的研究；乔姆斯基大多数更一般的哲学和心理学观点，正是从目前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研究中得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本书中将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乔姆斯基思想里语言学的背景。

乔姆斯基当前的声望并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因为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近几年来，他以对美国越南政策最为直言不讳、最为毫不含糊的批评者之一闻名——一位“新左派的英雄”。他不惜冒坐牢的风险拒缴半数所得税，并且支持和鼓励那些拒绝到越南服军役的青年。毫无疑问，正是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和政治活动使他现在名声大震，在美国尤其如此。相对说来，很少的人读过他为《解放》、《堡垒》和《纽约书评》撰写的长篇而渊博的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和其他材料汇编成册，以《美国势力和新权贵们》为题重新出版）。但是，许多人熟悉这些文章的总的主题——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美国政府的学术顾问的谴责。那些顾问在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专门知识而应该用普通道德观念考虑问题的领域里，以“专家”自居，掩盖越南战争、美国卷入古巴和其他各种事件的实质，犯下了欺骗公众的罪行。

虽然本书主要是介绍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观点，但是也许应该在这里强调一下，他的语言理论和政治哲学决不是象

乍看起来那样毫不相干。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可以看到，乔姆斯基长期以来反对的至少是那种比较极端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激进行为主义”。根据激进行为主义的观点，人类的一切知识和信仰以及人类所特有的行动和思维的一切“模式”，都可以解释为由“条件反射”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习惯”，这个过程和关在心理实验室铁笼里的老鼠通过掀动笼中小铁棒而“学会”取食的过程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前一个过程更长，在细节上无疑更加复杂。1959年，乔姆斯基对B.F. 斯金纳(Skinner)的《言语行为》所作的论据充实的长篇书评中，第一次抨击了激进行为主义。他在书评中声称，行为主义者用科学术语和统计资料装扮起来的貌似坚固的全副甲冑充其量不过是种烟幕，以此掩盖他们无法解释的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绝不是一套“习惯”，而且语言跟动物交际截然不同。乔姆斯基在他的政论著作中，现在就以同样的理由，指责那些为政府各部门提供“专家性”建议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是“竭力想……仿效那些确有相当知识内容的科学的许多表面特征”，在这方面却忽视他们应该考虑的所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用实用主义的和方法论的细节来作掩护。乔姆斯基深信，人类有别于动物或者机器，而这种区别在科学和政府中都应该得到尊重；正是这种信念构成了他的政治主张、语言学和哲学的基础，并且把三者统一起来。

乔姆斯基的旨意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而且立即会在所有信仰人类博爱和人类生活尊严的人们之中得到响应。然而，捍卫这些传统价值观念的任务，常常落在那些有学术素养而跟顽固的“实用主义者”所喜欢的论辩格格不入的学者身

上。要把乔姆斯基看作是一个“头脑糊涂的自由主义者”而十分轻易地一笔勾掉，那是不可能的。他在科学哲学方面，和他的论敌一样博学多闻，他和他们同样能够自如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和数学工具。人们可以接受或者反对他的论点，但是不能对他的论点置若罔闻。凡是想弄懂和评价他的论点的人，必须先熟悉乔姆斯基所擅长的专业——语言学，或者说，语言的科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乔姆斯基相信，语言的结构是由人类心理结构决定的，而语言所特有的某些属性之普遍性就可证明，至少人类本质的这一部分为人类的全体成员所共有，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或者阶级，也不管他们在智力、性格和体质方面无疑存在的许多差别。这种信念自有其传统(乔姆斯基本人，我们将会看到，明确地把他自己的观点同十七、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联系起来)。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论证他自己观点的方法以及他为支持这种论点所引用的那种证据。

乔姆斯基从事语言结构和人类心理属性研究的所在机构恰恰是现代科学的城堡——麻省理工学院，而他用来总结其研究结果所表达的观点却更象传统大学人文系科所特有的观点，这是很适宜的，同时也象征他的地位和影响。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乔姆斯基的成就表明，“文科”和“理科”之间传统的界限可以、而且应该取消。

二 现代语言学：目的和态度

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来说，语言学是一门完全生疏的学科。因此，我先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什么是语言学。然后，我们可以在下一章里进而考虑语言学对于乔姆斯基本人的思想的形成具有特别意义的那些方面。

语言学通常定义为语言的科学。“科学”这个词在这里至关重要，而我们在讨论乔姆斯基的学说时，将十分注意这个词的含义。然而，我们暂且不妨说，科学的描写是在可受客观验证的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上，并且在适用于那些素材的某种一般理论的框架内系统地进行的描写。人们常说，名符其实的语言学的问世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十九世纪前欧美所进行的语言研究是主观的、规定的而且不系统。至于这种对过去语言研究的一概而论的谴责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无需深究。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学是在有意识地反对前几个世纪所特有的比较传统的语言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与过去有意的决裂，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彻底，更为坚决。在摒弃传统语法上，再也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布龙菲尔德”语言学派那里表现得更为彻底。这个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年代里在美国占统治地位——乔姆斯基正是在这个学派里接受训练，但经过一段时间，他反对的也正是这一学派。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现代语言学有别于传统语法的所有

特点，而只讨论那些跟本书主题有关的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常常被看作是语言学取得科学地位的直接后果，那就是它独立自主的，即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特点。传统语法，同渊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西方文化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一开始就与哲学和文艺批评紧密相联。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不是文学影响占优势，就是哲学影响占优势，但是在各个时期里，两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共同形成了几世纪以来学者研究语言所持有的态度和前提。还要记住，这些态度和前提现在仍浸透在我们的文化里，而且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不仅受过传统语法训练的学者，而且连普通人也倾向于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些态度和前提。在语言学家要求语言学“独立自主”的时候，他要求允许对语言作新的、客观的考察，而不必先囿于传统观念，也不必采取和哲学家、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以及其他学科的行家相同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语言学和其他有关语言的学科之间没有、或者不应有任何联系。事实上，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几章中将会看到，目前在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兴趣会合之势。但是目前这种协作关系的出现是“独立自主”的语言学发展的结果；正是语言学（说得更具体些，乔姆斯基的活动）推动了这三门学科的联合。

上面提到了传统语法的文学偏向。这种偏向有各种表现形式，它起因于最早的西方语法学家主要重视保存和解释希腊古典作家的著作。学者往往专注于书面语，而忽视言语和文字之间的差别。虽然传统语法学家并不完全忽视口语，但往往只把口语当作是书面语言的不完美的拷贝。而大多数现代的语言学家则把下述观点视为公理：言语是第一性的，书

面语是第二性的，并且来自言语。换句话说，语音（说得更具体些，所谓“言语器官”所能产生的那段音域）是“体现”语言的媒介，而言语转移到第二性的视觉媒介就产生书面语。任何一种已知语言总是先以口语出现，而且有好几千种语言从来没有，或者仅在最近才见诸文字。此外，儿童先掌握口语，后学会读和写，而且他们掌握口语是自然的，无需任何训练，而读和写则是专门技能，通常根据儿童对于相应口语所掌握的已有知识，对他们进行专门的读和写的教学。虽然本书不讲语音学，而且我们引用的一切例证都是正规的书面形式，但必须经常记住，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口语。

应当强调指出，坚持言语先于书写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对书面语不感兴趣，更不意味着轻视书面语。这也不一定意味着书面语完全是派生的（尽管必须承认，许多语言学家都没有作过这一补充说明）。使用书面语的场合不同于使用口语的场合：由于说话者和写话者没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所以，通常由伴随言语的手势和面部表情所传递的信息，以及我们在此以“语调”这一印象术语概括的其他一些复杂特征所传递的信息，如果必须用文字来传达，就只好用其他的方法来传达。标点符号的规定用法和采用斜体字表示强调的办法，都不能表达出口语中音高和重音的所有重要的变异。因此，书面语总是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在许多语言中，正字法的保守性使“同一”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之间的差别扩大了，英语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几百年来世界各地的英语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几世纪前就建立的这种正字法却沿袭至今。

关于这个问题，还应该指出一点。人们常说，“发音器官”中没有一个器官以它在产生言语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它唯